

中国名帝书系



明成祖

王威君统

朱棣

主编 谢景芳 姜世栋
执行主编 刘乃翹

王熹 王昊 著

中国名帝书系

王威军统·明成祖·朱棣

王熹 王昊 著

主编 谢景芳

执行主编 刘乃翹

副主编 暴鸿昌 陈长喜

哈尔滨出版社



丛书书名 中国名帝书系
本册书名 王威君统·明成祖·朱棣
本册著者 王 熹 王 昊
丛书主编 谢景芳
执行主编 刘乃翘
副 主 编 暴鸿昌 陈长喜
策划编辑 刘乃翘
责任编辑 李荣焕
封面设计 王 卓
版式设计 王 放
装帧设计 盛学国
激光照排 哈尔滨出版社照排中心
承 印 厂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2.125 印张 29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 7—80639—062—6/K·13 定价:18.00 元

总 序

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巨著《史记》中记载了“皇帝”一称的来历：

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秦初并天下,(嬴政)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渺渺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

就这样,这个不同凡响的称号便正式诞生了。随后,这位君主又补充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秦始皇传江山与子孙万代的梦想虽不久即告破灭,然而他所创造的“皇帝”称号,却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最高统治者的专称,并成为中国语汇中形容专制独裁者和一切专横霸道又享有无上尊崇地位者的代名词。

秦始皇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秦王朝的第一个皇帝,也是从此以后历经数十朝代直到清朝灭亡长期帝制时代的第一个皇帝。此间,中国历时 2132 年(公元前 221 年~1911 年)的漫长历史时期均在皇帝的统治之下。除了所谓窃号自娱者,仅名正言顺的皇帝就有 350 位以上。这些头上笼罩着神圣光环的独裁者,都与秦始皇一样,自认为是“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是至德至善超凡脱俗的天子,

200607

无一例外地宣称他们对天下的统治是“奉天承运”，可以为所欲为。在这两千一百余年的帝制时代，皇帝成了中国社会中最具影响的最高权力的化身。野心家们羡慕嫉妒，挖空心思采取种种阴谋手段或武装反叛想取而代之；奸佞小人谄媚诡随，攀龙附凤，非狐假虎威即僭主弄权以倾害良善；无数贤臣良将尽忠报国，不惜身家性命，直言献替，企图致君尧舜，或不畏斧钺枪林，血染沙场，愿望以安君父，他们将皇帝看成是国家的象征。而芸芸众生终年累月，胼手胝足，辛勤劳作，非为重赋所累，即被豪强欺压，到得山穷水尽聊生无术、呼天抢地、卖儿鬻女仍难以存活。他们被逼上梁山，高呼“苍天已死”，揭竿起义，矛头直指皇帝，一顶顶皇冠被打落在地……

皇帝是神明？是圣主？是恶魔？是怪物？是跳梁小丑？是民贼独夫？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在目睹专制君权肆虐天下后，对封建皇帝痛加声讨，指出：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渐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与黄宗羲同时的思想家唐甄也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他们期望着君权受到抑制的时代的来临。而在这之后，帝王专

制又延续了二百多年。在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的领导下，辛亥革命摧毁了清王朝的统治。1912年2月12日，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三岁的溥仪被迫宣布退位，清王朝灭亡。中国的帝制时代终告结束。

然而，本世纪初的中国，在灾难深重生死存亡之际，窃国大盗袁世凯仍将国家作为囊中私物，企图恢复帝制，登基加冕；清朝皇室不甘失败，一再上演复辟丑剧；各地军阀耀武扬威，为所欲为，俨然一方土皇帝；后之治国者，多有假借民主之名而行专制之实……封建专制帝王政治一直阴魂不散，此即为中国数千年政治之遗传。专制之中国，中国之专制，实为东方古国一特色。可谓殃民无穷，虐民无度，残民无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帝王政治的本质是家天下，家天下。在两千余年中，其为政一直以宗法家族制度为牢固的基础，以“三纲五常”为指导思想和原则。封建皇帝不但是政治上治之理之的帝王，更是道德上教之化之的表率，同时俨然是天下家长，对万民养之育之的父母。这种绝对权力导致了无数帝王的专横残暴，祸国殃民。但同时，为了保证皇族和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其中也有些帝王能明智地从民众的反抗中接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教训，讲求安邦定国，调整统治政策，采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减政轻刑的措施。因此，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汉代“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明代的“洪熙之治”和清代的“康雍乾盛世”等治世。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一些皇帝确也以其雄才伟略，勤于政治，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展示了卓越的创造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古代社会中，中国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长期领先于世界，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遗产，毕竟不能否定他们的贡献！“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活动构成的。”（列宁语。）归根结底，“皇帝”毕竟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而作为皇帝的每

个人物，同样在历史的创造者之列。而有所作为的皇帝则无可置疑地在王朝更替发展和历史转折关头，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正因如此，研究和揭示中国历史的进程和规律，不能忽略对封建帝王和皇帝制度的研究。《中国名帝书系》正是着眼于这一目的，并力争对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个历史侧面有所促进才发起的。

所谓“名帝”，系指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较为著名的皇帝。其中既有唐太宗、康熙帝那样的“明君圣主”，也有隋炀帝、明世宗那样的“无道昏君”，总计 28 位。因种种原因，也有个别较为有名的皇帝未能选入，则势所难免，但大致上已将最为著名者尽数收入，庶几可免挂漏之讥。

在书系写作风格上，我们力求改变以往史传作品的学术研讨式的论述和教科书般的枯燥说教，采取一种更为生动活泼、笔墨酣畅、文学色彩浓郁的形式。以史实为依据，写出人物个性和特点，使每个传主再现昔日风采。力图使作品严肃而不刻板，生动而不低俗，感情饱满，又论理深刻；既有较强的历史凝重感，又笔调活泼，既有可读性，又富启迪性，让人耳目一新。能否达到这一目的，当然是书系作者的主观愿望，要真正品评书系的成功与失败，毕竟还是广大读者。

主编

1997 年 3 月

引 言

美国诗人詹姆士·罗素·洛厄尔吟唱道：

让一切有头脑的人们仔细想一想，
向邪恶斗争要付出多少力量，
想想那迷惘的道路，那无告的哀伤，
眼看着善良的愿望走向败亡；
我们，没有经受过那样严峻的考验，
只凭着批评者的眼光说短道长；
可是我们却都有人类的良知，
所以懂得：一个鞠躬尽瘁的人，
应该如何受到人们的敬仰。

“TO BE OR NO TO BE!”（是生存还是死亡！）一直是人类的第一主题。在明代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不甘屈服于命运安排的藩王——朱棣。在生存与死亡面前，他选择了一条布满荆棘的生存之路。

朱棣奋争的一生，经历了当燕王，发“靖难”，入金陵，废皇帝，自为君这样一条神奇般的叛逆之路；建内阁，修大典，铸大钟，迁都城，浚运河，通南北这样一条史诗般的开创之路；伐安南，攻漠北，下南洋，通西域这样一条英雄般的拓展之路。

朱棣以超人的胆识和谋略，去纠正皇父铸成的大错，命运的安排，且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却在与死亡的抗争中，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并再造了盛世的辉煌。

然而，死神总是像魔影般紧紧地缠绕着他，屠旧臣，诛十族，瓜蔓抄，安南叛，大臣谏，诸子争，漠北亡，这一切无疑都为他的生命奏响了一首首安魂曲。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皇子燕王 孰轻孰重 (1)

- △他降生于乱世，正是那一年朱姓家运始兴
- △“妃，高丽人，生燕王，高后养以为子。”
- △接过了金册就成了燕王，还差十天他才年满十岁
- △弃南国春色，冒北国风寒，真正藩王生活从此开始……

第二章 藏真露拙 窥视社稷 (32)

- △他如同一枚青果，在父皇自酿的苦酒中慢慢膨胀
- △圣明太祖日西沉，懦弱皇孙月半边
- △“诸王临国中，无得至京”奔父丧，他心中十分不解
- △天下本有事，庸人更添乱；书生本乏谋，腐儒更误国
- △武重于外，文轻于内；燕王离朝廷政治轴心仅咫尺之遥

第三章 削藩靖难 各有所图 (69)

△“朕即位未久，连黜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于天下。”

△一场扣人心弦的政治、情报战在暗中进行

第四章 曲折艰难 争夺皇位 (97)

△假靖难之名，行兵叛之计，达篡代之实

△攻城略地四面出击，巩固后方一意南下

△万马嘶鸣，尸横遍野；白沟河决战在进行……

△燕王得意，铁铉之计：一块铁板自城门轰然而下……

△“频年用兵，何时已乎？要当临江一决，不复返顾矣！”

第五章 春风得意 荣登帝位 (193)

△“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

△称孤道寡功告成，从征靖难受赏封

△藩王们知道：无论赋诗舞乐，佳肴美女，能保性命就好

△政治法则的优选法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侄子好像只有用这种幼童般的捉迷藏来挑逗叔叔了

第六章 雄才大略 开拓进取 (247)

△挑选那些阁员，绝不是让其担任一些文墨抄转的杂务

△东厂“打事件”：朝野臣民常为此惴惴不安

- △臣子善玩猜心游戏：北平升崇为都城的建议立即被恩准
- △控制边疆，他确有自己的独特手段和方法
- △蒙古！蒙古！他把遗憾留在了榆木川……
- △“文皇借文墨以销垒块，此实系当日本意。”
- △他绘声绘色活画出了一个理想的小康之民的蓝图
- △“来远”、“怀远”、“安远”：声声驼铃，片片白帆……
- △交好与交恶：永乐一朝，倭寇不敢大为患

第七章 鞠躬尽瘁 魂归长陵 (331)

- △于宫室、车马、服食、玩好无所增加，则天下自然无事
- △“虽小事必闻，朕于听受不厌倦也”
- △含情欲说宫中事 鸚鵡前头不敢言
- △歌舞升平的盛世与自信上的一片阴影……
- △黄土山——天寿山——长陵

第八章 赫赫一生 功过难断 (355)

大事年表 (360)

后记 (375)

第一章

皇子燕王 孰轻孰重

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新约全书》

造就政治家的，决不是超凡出众的洞察力，而是他们的性格。

——伏尔泰

中国古代社会，皇帝有着无与伦比的权力，皇帝是一个集“家”与“国”为一体的超人；是“家”与“国”的唯一代表；是那个时代所产生出来的特殊怪物。他在家为族长，在国为君主。故而，皇家血统就成了天底下第一号的高贵血统，具有皇家血统本身就说明了地位、荣誉及权力，然而，中国古代嫡长子继承制又是皇位继承的通用法则。常言道：“皇家爱长子，百姓爱小儿”。所以同是皇家子命运亦不同。作为皇家老四的朱棣，他的命运将会如何？

他降生于乱世，正是那一年朱姓家运始

兴

一个孩子的降生，特别是一个男婴的出世，对喜战的古代斯巴达人来讲是一种胜利的象征，那么对元朝末年的朱元璋府来讲

是吉还是凶呢？这个男婴的降临带给他父亲的是喜还是忧？是福还是祸？是生存还是死亡之路？

朱棣降生在最为动荡不安和混乱不堪的时期——元朝统治大厦即将倾覆，奄奄一息，摇摇欲坠；大河上下，长江南北，燃起了农民起义之火，出现了群雄逐鹿，号令不一，割据称霸，占山为王，彼此攻伐，弱肉强食的战乱状态。谁为王，孰为寇，难卜难测。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四月十七日，朱棣出生于当时称作应天府的南京。就是这一年对朱元璋来讲，确实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决定着朱氏家族的命运。

4年前，朱元璋率军渡江攻占集庆，改名应天府，就以此为据点，派兵四出，攻城掠地，集聚和培养着自己的势力。这时朱元璋虽然沿袭元朝旧例，建立起一些为军事目的服务的组织，拥有一支不容低估的军事力量，但他没有马上称王，而是仍然奉用龙凤年号，自己仅称吴国公，静观时局变化，以便寻找时机，再求发展。这是因为，北方元政权还在进行垂死的挣扎，决不情愿退出历史舞台，各地仍有相当多与农民军为敌的地方武装，而且颇为剽悍。利用韩林儿政权及其军力，可以阻止和减缓元军的南下速度，给自己留有充裕的时间。除此之外，在朱元璋的上游有徐寿辉及其部下陈友谅，下游有张士诚，浙江的宁波、临海一带有方国珍，其他江南地区仍为元军所占有。朱元璋与他们展开了厮杀与拼搏，有胜有败，到底鹿死谁手，一时尚难见分晓。从势力而论，与他相抗衡而威胁较大的是陈友谅和张士诚。为了对付消灭这两股强敌，朱元璋可谓做了最充分的准备。然而以何处为突破口，仍然拿不定主意。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暮春三月，浙东最有影响的人物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人被聘请到了应天府。隆重的礼遇之后，朱元璋就诚恳地向他们请教日后的攻伐大计，以求速建大业。素

以知兵自诩，足智多谋的青田人刘基就陈述了如何平定天下，建立霸业十八策，并分析江南形势说：“明公因天下之乱，崛起草田间，尺土一民，无所凭借，名号甚光明，行事甚顺应，此王师也。我有两敌，陈友谅居西，张士诚居东。友谅包饶、信，跨荆、襄，几天下半。而士诚仅有边海地，南不过会稽，北不过淮阳，首鼠窜伏，阴欲背元，阳则附之，此守虏耳，无能为也。友谅劫君而胁其下，下皆乖怨；性剽悍轻死，不难以其国尝人之锋，然实数战民疲。下乖则不欢，民疲则不傅（附）。故汉（友谅）易取也。夫攫兽先猛，擒贼先强，今日之计莫若先伐汉（友谅）。友谅地广，得汉（友谅）天下之形成矣。”^{〔1〕}

刘基的这段议论，对时局的把握是这样准确，分析是这样透彻，大有画龙点睛之妙，使朱元璋茅塞顿开，一下子看清了战略进攻方向。因为在此之前，朱元璋西南三面作战，虽然为时局所迫，但整个说来缺乏自觉，元璋将帅部下的意向也似在下游富庶地区，似在软弱的张士诚，而对孟浪强悍的陈友谅从心里打怯。这种心理对朱元璋也很有影响。面对新的形势，处在东西两大强敌夹缝之中，选择什么样的战略攻击方向，打破僵持之状，争取主动优势，在朱元璋心中原本并不清晰。根据刘基的分析，在东西两方，攻友谅，张士诚很可能按兵不动；攻士诚，友谅一定会乘虚而入。而且战局的关键不在张士诚而在陈友谅，灭了张士诚，陈友谅依旧俨然敌国，隐患不除，灭了陈友谅，则张士诚闻风丧胆，不堪重击，顷刻“天下之形成矣”。陈友谅强中有弱，并非无懈可击，决不是不可战胜的。根据这个战略构想，他由避强打弱转向攫兽先猛，擒贼先强，勇敢地把矛头对准了西部强敌陈友谅，并决心与其一决雌雄。从此之后，朱元璋的攻伐谋略开始了根本性的战略转折。

刘基等人的到来，给朱元璋称霸江南，统一中国的梦想，插上了一个理想的翅膀，从至正元二十年（1360年）起，朱元璋开

始了真正的战略大转移。也正是这一年朱棣降生了，这不能说是朱元璋事业上的巧合，只能说是朱家家运始兴也。贤人、谋士给朱元璋带来了取胜的良策，而新生儿的诞生给朱元璋带来了一种希望。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初，陈友谅倚恃自己势力雄厚，将徐寿辉胁迫至江州，自为汉王，气焰嚣张，随时准备顺流而下，直捣朱元璋老巢。

入夏之后，应天城内即显出军情日益紧迫。人们密切关注上游的动态，对这场即将到来的两雄搏斗，感到后果难测。恰恰在这个时候，朱棣降临人世。后来的《明实录》将朱棣出生时的情景描绘为“光气五色满室，照映宫阙经日不散”，似乎非同寻常，生就帝王之气，其实他与一般人出生时绝不会有什么两样。如果说朱棣出生时真的与一般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也只是他出生的地方更多了一些战火的硝烟。几乎与他诞生的同时，前方传来了陈友谅进攻太平（今安徽当涂县）的告急文书。军情紧急，朱元璋看着襁褓中的朱棣，想着朱氏家族又多了一条臂膀，心里自然十分喜悦，但却连给自己儿子起个名字的工夫都没有。紧接着同朱棣满月祝福声接踵而至的，是陈友谅兵重围太平的告急文书。闰五月初一，战局逆转直下，朱元璋陷于被动和不利局势，太平陷落，守将行枢密院判花云和朱元璋养子元帅朱文逊等三千兵士战死。接着，陈友谅兵进采石矶，刺杀徐寿辉，不做任何掩饰，不做任何表白，也来不及作任何准备，在风雨交加中，马上穿上龙袍，自封皇帝登极，改国号为汉，改元大义，称至正二十年为大义元年。继而马不停蹄，气势汹汹，挥师直冲应天而来。

陈友谅大军东下，像猛虎下山，使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这时应天城里一片惊慌噪动。平民百姓和胆小未经大世面的官吏且不必说，就连守城的各级将领，也显得恐惧万分，不知如何对付突发的势态。在朱元璋召集的军事会议上，诸将议论纷纷，战守

不一。主战者提出先收复太平，以牵制敌人，打击其嚣张气焰，为反攻赢得必要的时间。朱元璋认为不妥，说：“彼居上游，舟师十倍于我。猝难复也。”有人主张，请朱元璋亲自督师，截击敌人，决一死战。朱元璋也未同意，说道：“彼以偏师缀我，而全师趋金陵，顺流半日可达，吾步骑急难引还，百里趋战，兵法之忌，非策也。”⁽²⁾那么，如何破敌，怎样才能摆脱目前的不利被动局势？均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刻不容缓的大事。有些胆怯怕死的将领见此情景，以为朱元璋未必主战，便壮着胆子提出不同意见。有的说，主公天命所归，应天钟山有王气，应该退到那里据守待变；有的主张先倾巢而出，拼打一仗，即使战败再走也不迟；有的干脆主张开城投降，俯首称臣，或许能够保全性命。颓丧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军事会议，使朱元璋大失所望，心灰意冷。这时他看到唯独新到应天不久的刘基在一旁睁大眼睛，怒视着这些临危怯懦而寡谋的人。朱元璋看出他必有高见，便急忙请他入内室，请教谋划。刘基兴奋地说：“主降及奔者，可斩也！”朱元璋问：“先生计安出？”刘基说：“贼骄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又说：“天道后举者胜。吾以逸待劳，何患不克，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在此举也。”⁽³⁾朱元璋依计而行，陈友谅汹汹而来，大败而归，不再具有军事上的明显优势。次年朱元璋以“吊民伐罪”，纳顺招降的西征，以及两年后惊心动魄的鄱阳湖决战，也均以朱元璋大获全胜告终。从至正二十年到至正二十六年的6年间，是朱元璋为建立朱氏王朝拼搏苦斗的6个年头。在这6年中，朱元璋消灭了最强大的劲敌。这时候，全国的形势已经相当明朗，张士诚走投无路，元王朝势在必亡，当时没有哪一种力量能与朱元璋相抗衡。

这六年也是朱棣从一个襁褓中的婴儿长为一个6岁小男孩的历程，他的童年少了很多他父亲朱元璋那样的传说、少了很多他父亲儿时经历的那种磨难，虽生在战争年代，却并未被战争的残

酷所惊扰，战争在他稚嫩的头脑里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记。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七月初，大举讨伐张士诚的军事动员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八月初一，朱元璋发布讨张檄文，列举士诚8条罪状，展开舆论宣传攻势，并且公开指责韩林儿、刘福通聚众烧香的白莲教是蛊惑妖言，汝颍起事是逞其凶谋，攻州克县是杀戮士夫，荼毒生灵。而他自己，包括最早依托的郭子兴，则不过是托香军为号，或者竟是孤军独立，其目的在于济世安民。不久，朱元璋派人杀害了小明王韩林儿，表明与红巾军彻底决裂。从翌年起，他就不再使用龙凤年号，改用吴元年纪元。九月间，大将徐达率师攻克平江，张士诚被俘自尽。继而迫使方国珍投降。至此，南部的半壁江山已成了朱元璋的天下。直至他称帝时，中国大地上的战火虽仍未平熄，但他翦灭群雄统一全国的大局已定。这种长期的战乱，对崛起草莽，尺土一民，无所凭借而创立帝业的朱元璋来说，使他体悟了其中的艰辛不易，懂得了创业难守业难，而延展事业更难的道理，总结其经验教训，使他更加迫切地感觉到未来的朱氏江山更急切需要坚强的中坚力量来支撑，方能使其稳固、开拓与创新。

然而，究竟到那里去寻求这种坚强的而非软弱的、中坚的而非涣散的、忠实的而非另有它图的、矢志一心的而非胸怀异志的力量呢？战乱期间应天城内大将平章邵荣和参政赵继祖合谋刺杀朱元璋和浙西、洪都的两次叛乱，都使朱元璋感到依附扈从自己创业打天下的这些将领，并不都是死心塌地追随自己，对其不可不防，而且还有进一步加强控制的必要。因为做得如何，往往关系霸业的成败垂成。在兵荒马乱的时代，有枪就是草头王，军马器仗粮饷地盘就是实力，就是威福。兵强人附，兵弱附人，朝秦暮楚，晨合夕离，司空见惯。这里通行的法则，是横暴和强权，是弱肉强食的搏击和兽性。然而，这既然是人的作为，是人类社会的活动，它就必然还有人性，必然会受人类社会的道德法则的约